

十三經註

0422
479
56



12
21
56

東

12
號
卷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三

昭五年
盡六年

錢氏
有詢

晉 杜 預 註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

楚殺其大夫屈申

書名罪之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春秋左傳卷四十三 昭公 一 晉書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

茲亭

秋七月公至自會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帥於蚡泉蚡扶粉反

蚡泉魯地

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

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

春秋左傳卷四十三 昭公 二 僖公

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
 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
 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
 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
 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
 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
 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
 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

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
 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
 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
 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
 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
 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邱曰

春秋左傳卷四十三昭公三 稽古叢

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
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
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
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
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
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
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
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

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
唯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
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鮮上聲射音石
塞悉代反任音

舍中軍謂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
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于施氏
成諸臧氏季孫不用親其議救二家會諸

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三分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言無所入於公叔孫臣其子弟謂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四分季氏擇二謂簡擇取二分盡征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使告于殯告叔孫之柩盟僖閔詛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投擲也帥士而哭痛叔孫之見

誣鮮者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卿喪自朝從生存朝覲之正路遷易也自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也攻諸大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于其上作庫取東鄙取叔孫氏邑使亂大從謂使從於亂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塞

關齊魯界上關寧風齊地不勞不以立已
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
語昭子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
順從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離下坤上爲
明夷艮下坤上爲謙明夷初九變爲謙楚
邱卜人姓名行出奔祀奉祭祀離爲明夷
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甲至癸十時當十
位謂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爲卿雞鳴

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
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臺隅中日出闕不
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以日中盛
明故以當王食日公位旦日卿位融朗也
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
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
旦乎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爲卿故知
爲子祀明夷于飛以離爲日爲鳥離變爲

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垂
其翼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君子于行
謂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
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
且且位在二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火
焚山敗以離艮合體故也於人爲言謂艮
爲言敗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有攸往
主人有言言必讒以離變爲艮故言有所

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
讒言純離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
純離爲牛其名曰牛以離焚山則離勝譬
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
豎牛非牝牛故不吉飛不翔謂謙道冲退
故飛不遠翔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
其爲子後以不遠翔故知不遠去亞卿不
終謂日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

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勞屈生於菟氏晉侯送女于邢邱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邱

汜扶嚴反菟大胡反

貳謂造生貳心生屈建子汜菟氏皆鄭地

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

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

於是乎知禮好音干思去聲

即位而往見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

謂揖讓之禮政令在家言在大夫羈莊公

元孫懿伯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

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

知有私難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

與民無異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禮

之本末於此在謂在恤民與憂國屑屑習

儀言以習儀為急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

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

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

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

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

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三

昭公

九

嘗

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闔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

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國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

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
 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
 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
 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
 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
 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
 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
 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

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
 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
 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
 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
 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
 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
 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

禾 禾 禾
也 類他弔反好去聲飡音孫糜邱隕反幣古
百反躒力狄反賁音粉選去聲往遺之遺
唯季反

索氏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終無不復
言事皆可復行從順也考之先王謂以先
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二國度晉楚之勢而
行之闔別足使守門為司宮謂加宮刑朝
聘有珪珪以為信享饗也類見也既朝聘
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諸侯適天子曰

述職天子巡守曰巡功不倚不飲言務行
禮宴有好貨謂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
在客所無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
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以貨財
則禍亂興謂失朝聘宴好之道也城濮在
僖二十八年邲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
城濮鄆在成十六年重之以睦言君臣和
也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重言怨重恥之

則可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麋羣也
薦進也趙成等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
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諸
侯之選言非凡人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
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
邾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
庶子成縣賦百乘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
叔魚叔虎兄弟四人五卿趙成以下八大

夫祁午以下石叔向子食我也十家韓氏
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
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戎車也縣百
乘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伯
華叔向兄伯中行吳以親易怨謂失婚姻
之親大夫無辱謝遠啓彊王敖以不知不
能正言叔向之多知圍鄭地名辭不敢見
以奉使君命未反故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罕虎如齊自為逆也能用善人謂授子產

政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

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

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

莒未陳也開音

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莒

愬於晉愬魯受牟夷閒暇也莒人來討討

受牟夷莒未陳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

常書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疆
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
駟至於羅洵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
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
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
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

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
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
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
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
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
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
洵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蘧射帥繁揚之

禾

稽古

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
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
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
命於巢遠啓疆時命于雩婁禮也蹶居衛反
亟紀力反

好去聲馮皮冰反豈爲子
偽反否悲矣反坻直夷反
棘櫟麻之役在四年會于夏汭謂會楚子
瑣楚地從之從吳師也鵠岸盧江舒縣有
鵠尾渚駟傳也羅水名犒勞卜曰觀王怒

而爲之備言吳令龜如此休解也馮盛也
修完完器備可以息師謂息楚之師何事
不卜言常卜兆報在邲謂城濮戰楚卜吉
其效乃在邲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南
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謂有備也觀示
也禮善有備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元年奔晉終五稔之言

春秋左傳卷四十三 昭公 十六 魯宣妻

春秋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和曰

再同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

無傳

宋華合比出奔衛

合此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弔如同盟稱之曰禮以魯怨杞因晉取其

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如秦葬景公亦

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三 昭公 十七 晉書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忘信之長慈惠之

不

稽古禮

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三

昭公

六

晉古書

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
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僞
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
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
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
爲辟婢亦反行
去聲見音現

鄭人鑄刑書謂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

法詒遺也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已法
已止也懼民有爭心謂先王臨事制刑不
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閑防糾舉
奉養也勸其從勸從教也淫放聳懼也教
之以務謂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也
泄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泄斷之以剛義斷
恩也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知有辟則不
忌謂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爭心徵於書

春秋

稽古樓

而微幸以成謂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倖以成其巧僞爲治也夏作禹刑商作湯刑惟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卽作邱賦在四年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

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孚信也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徵於書謂以刑書爲徵錐刀末喻小事多制謂數改法也復報也大惠以見箴戒爲惠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刑器鼎也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三

昭公

三

晉書

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
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
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
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
好貨

如晉拜莒田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加
籩謂籩豆之數多於常禮貺賜也不過三
獻周禮大夫三獻無乃戾懼以不堪為罪

也寡君為驩謂以加禮致驩未敢言未敢
當此加也好貨謂宴好之貨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
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
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
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

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

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寺本又作

志反

柳有寵謂有寵於平公曰我殺之欲以求

媚大子坎用牲埋書謂詐為盟處亡人華

臣也襄十七年奔衛華亥欲代右師亥合

比弟欲得合比處聞之久謂聞合比欲納

華臣代之言代合比為右師左師向戌夫

謂華亥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大

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為

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六月丙戌鄭災

終士文伯之言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

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

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三

昭公

三

齊古書

者利
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
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
采藝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
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
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
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
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
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

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
民猶則之況國君子晉侯說乃逆之祖音查
乘去聲

辟匹
亦反

棄疾如晉報前年送女也辭不敢見不敢
當國君之勞祖鄭地見如見王見鄭伯如
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私面謂私見鄭
伯見子皮如見楚卿以馬六匹四匹二匹
降殺以兩不入田謂不犯田種藝種也有

春秋左傳卷四十三 昭公 三 晉左妻

犯命者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
給下劇也恩惠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
辟邪也衷正也詩小雅言上教下效書逸
書則法也無寧寧也晉侯說其言乃逆之
傳言叔向知禮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

于豫章而次于訖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
宮廩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

儀楚徐大夫遠洩楚大夫乾谿在譙國城
父縣南楚東竟房鍾吳地棄疾鬪韋龜之
父歸罪於遠洩以其始禍伐徐也不以敗
告故不書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弔為吳所敗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
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
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
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如晉請伐告盟主也士句晉大夫相為介
得敬逆來者之禮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
齊晏子之言為明年暨齊平傳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三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四七年

晉 杜 預 註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閒無異
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婁如齊涖盟

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春秋左傳 卷四十四 昭公 一 晉石婁

春秋

和古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元年大夫盟于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

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

齊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

侯豐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

燕姬賂以瑤音須玉音雅櫝音耳不克而還

反

暨齊平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

子言號燕竟敝器瑤音須玉音雅櫝之屬音齊大

夫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

水歸燕姬嫁女與齊侯瑤玉也櫝音匱也音

春秋左傳

卷四十四

昭公

二

齊左傳

耳玉爵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
 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
 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閹人焉無宇執之
 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
 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
 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
 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
 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
 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
 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
 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
 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

春秋

私古禮

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于付反斷音短區

反鳥侯
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闔人有罪亡入章

華宮有司王有司也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謂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言封疆有定分也毛草也詩小雅濱涯也十日甲至癸也十等王至臺也養馬曰圉養牛曰牧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堯其眾文王楚文王僕區刑書名盜所隱器謂隱盜所得器所以封汝謂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

春秋左傳卷四十四 昭公 四

無陪臺言皆將逃也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致死人欲致死討紂盜有所在言王亦為盜也往去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靈王張本赦之救無字也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昭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

爾民嬰齊受命于罟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

君未
賈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既公
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
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
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
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
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
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使去聲
質音致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者凡宮室始

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蜀盟在成
二年衡父公衡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
以告宗廟日月以冀謂冀魯朝也四王共
康郊敖及靈王辱臨我喪謂襄公二十八
年如楚臨康王喪悼心失圖在哀喪故也
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也趾足也何蜀
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
質子請問行期言問魯見伐之期請祝請

問也祖祭道神也師之梁鄭城門僖子仲孫獲不能答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

張本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口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

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魯衛惡之謂受其凶惡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魯實受之言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衛君魯上卿八月衛侯

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彼日而食于何不臧
公感日食而問詩諷譏也擇人擇賢人因
民謂因民所利而利之從時順四時之所
務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
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
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
有猶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

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
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
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
成

知音智柞
子洛反

晉治杞田以前汝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
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成孟氏邑本杞田
謝息僖子家臣挈餅汲者喻小知為人守

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子亦有猜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君在楚於晉罪言晉罪君之至楚閒晉而取諸杞謂候晉閒隙可復伐杞取之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遷於桃謝息遷也晉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

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鬣力輒反

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先夸魯侯好以大屈謂宴好之賜大屈弓名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公懼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春秋左傳

卷四十四

昭公

九

晉左傳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

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

春和

和古

於樂大心

熊亦作能任
音壬屬音燭

私謂私語也竝走羣望謂晉所望祀山川
皆走往祈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實
為夏郊三代祀之謂鯀禹父夏家郊祭之
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或
者未之祀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
羣神祀夏郊謂祀鯀也閒差也方鼎莒所
貢為豐施歸州田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

年晉以州田賜段無祿早世謂此年正月
公孫段卒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敝邑獲
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免
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傳言子產貞而不
諒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樂大心宋大
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
季次左傳卷四十四昭公十一晉書

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及王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
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
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
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
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

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
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
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
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
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
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
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強其丈反
蕞在最反

曰伯有至則皆走以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在前年介甲也曰壬子殺帶以駟帶助子皙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又曰壬寅殺段以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齊燕平之月謂此年正月子產立洩及良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公孫洩

何為以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為身無義而圖說言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反之以取媚謂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言說而後信之景子晉中軍佐趙氏魄形也陽神氣也物權勢爽明也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腆厚也最小

貌所馮厚謂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傳言
子產之博敏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
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魍罕朔奔晉
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
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
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
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真之得

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
敏也使從嬖大夫

飲酒無度謂相尚以奢相困以酒馬師氏
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
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魍子皮弟
宣子問其位問朔可使在何位卿違從大
夫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罪降言

春秋左傳卷四十四昭公 十四 宣子甚

罪重則降多朔亞大夫其官馬師大夫位
馬師職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產故使降一
等不以罪降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
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
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
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
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

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
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
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
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
忘高圉亞圉

睦和也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詩小雅鷓
鴣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
急難不可自舍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

宜相懷思不弔謂不相弔恤嗣新君也使
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簡
公王卿士也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
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二圍周之先也爲
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
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

孔邱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
有宋而受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
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僂於是鬻於是
以餽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
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
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

不

稽古樓

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主反僂紆羽反僮之然反
鬻之六反屬音燭說音悅

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已病講習也及

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

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僖子卒時孔子年

三十五聖人殷湯也滅於宋謂孔子六代

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

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

適嗣當立以讓厲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

孫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上卿也言位

高益共鼎考父廟之鼎一命僂再命僂三

命俯言俯共於僂僂共於僂也循牆而走

言不敢安行莫余敢侮謂其共如是人亦

不敢侮之僮鬻於是謂於是鼎中為僮鬻

僮鬻餽屬言至儉紇武仲也聖人之後有

春秋左傳卷四十四 昭公 七 齊左傳

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獲沒言得以壽終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學禮以定位言知禮則位安詩小雅

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寄客也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曰

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曰

伯瑕士文伯所問日食從以衛侯武子皆卒故六物不同各異時也民心不壹政教

殊也事序不類有變易也官職不則謂治
官居職非一法也詩小雅或居息或事國
言不同也日月之會一歲日月十二會所
會謂之辰辰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
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
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
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

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
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
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
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
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
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
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

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

衛襄公

嫺音周始鳥答反
繫張立反繇音甬

姜氏宣姜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烝弟夢時元未生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協合也宣子聘諸侯之歲在二年弱行跛

也享衛國主社稷今著辭也震下坎上為屯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元亨何疑以周易曰屯元亨長之謂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曰康叔名之謂元者善之長也孟不可謂長以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繇卦辭也建非嗣謂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

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以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伐商必克此武王辭也弱足者居言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各以所利謂孟跛利居元吉利建靈公元也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佖師

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稱行人明非行人罪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秋蒐于紅

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

春秋左傳

卷四十四

昭公

三

曾子

春秋

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大雩

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

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

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

殺陳孔奐

無傳招之黨楚殺之

葬陳哀公

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

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

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

春秋

左傳

卷四十四

昭公

三十一

晉古婁

稱古本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
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
侯方築鹿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
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
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鹿音斯哿
古可反

魏榆晉地馮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濫失
也抑疑辭彫傷也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
性命鹿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子
野師曠字怨遠於身言怨咎遠其身也詩
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
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
病故哀之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
順敘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

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君必有咎為十年

晉侯彪卒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和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元妃嫡夫人也招及過皆哀公弟也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子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哀公縊以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于徵師陳大夫勝愬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

也楚執殺之殺干徵師也罪不在行人以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賀虎祁賀宮成也蒙欺也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眾之大數也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

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
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
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
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
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

初稽音啓
頃音傾

子旗樂施也欲井治子尾之家政梁嬰子
尾家宰成工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
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
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子良子尾
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孺子謂子
良兼并也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
之謂去戎備著常遊戲之服請命問桓子

所至無字桓子名寵秩之請為之立宰子
盍謂之欲使無攻我也周書康誥也言當
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服
行也曰頃靈禍子以頃公靈公欒氏所事
之君吾猶有望言望子旗惠及已遂和之
和欒高二家也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歸罪於過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
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
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
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
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
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
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
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顙

項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
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
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
明德宣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
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
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戴惡宋大夫

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眾也

袁克嬖人之貴者殺馬毀玉欲以非禮厚
葬哀公請寘置馬玉請私謂欲私盡君臣
恩幄帳也逃不欲為楚臣戌楚大夫滅陳
為縣使戌為縣公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
戌與靈王爭皇頡及此謂為王息寧靜也
陳顓頊之族以陳祖舜舜出顓頊顓頊氏
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箕斗之間
有大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陳得政

春秋左傳

卷四十四

昭公

三

晉書

於齊而後亡言物莫能兩盛幕舜之先瞽
瞽舜父從幕至瞽瞍閒無違天命廢絕者
舜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
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胡公滿遂之後
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紹舜後繼
守在齊其兆既存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
已見矣

利古樓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四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五

昭九年

晉

杜

預

註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以事往非行會禮

許遷于夷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

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一

信古樓

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
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僖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

子于陳厲於
滅反

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
行會禮故不總書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
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
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
人於許

楚遷許于夷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
城父縣屬譙郡益之益許田也以夷濮西
田益之謂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
遷方城外入於許以成十五年許遷于葉

春秋左傳卷四十五昭公二 晉古書

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

因以敝之先王居檣杙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人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

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
 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
 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
 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繇反頴俘王
 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
 歸之閻以廉反駘他來反奄於檢反屏必并
 反為去聲髦音毛裔以制反之伯音霸
 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陰戎
 陸渾之戎頴周邑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

魏駘莒岐畢皆晉西土言在夏世以后穆
 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
 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蒲姑
 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肅慎北夷在立
 菀北三千餘里邇近也廢隊是為言為後
 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弁髦童子垂
 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
 弁髦因以倣之居檇杓于西裔言檇杓略

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
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
敦煌惠公誘以來謂僖十五年晉惠公自
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入我郊甸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
郊甸之地誰之咎咎在晉也今戎制之言
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
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戎狄何有余一人

言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
戎伐周邑故云然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
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佐也宗周天子
姻喪外親之喪祔送死衣賓滑周大夫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
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
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五

晉古樓

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

二年如音配

陳水屬言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水之妃以火畏水故為之妃楚所相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之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謂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

也妃以五成死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五及鶉火而陳卒亡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

晉火左傳卷四十五昭公六晉古婁

未葬首侯飲酒樂饁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
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
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
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
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
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
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
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戲平聲樂音洛屠音徒飲去聲女音汝躒

方狄反

荀盈逆女自為逆也戲陽魏郡內黃縣北
有戲陽城請佐公使尊言公之使人執尊
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之也工樂師師

曠也女將司聰謂樂所以聰耳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不聰謂不聞是義而作樂外都大夫之嬖者女將司明以職為外故主視旌表也事政令物類也容貌也容非其物以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氣以實志謂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二御失

官言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蹠苟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

春秋

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勦初交反

禾下木

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勦勞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嗜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

戊子晉侯彪卒

五同盟

九月叔孫婁如晉

葬晉平公

三月而葬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鼂言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九

晉古婁

春秋

和古

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
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
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發武付反
虛起魚反

星客星也不書非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
謂玄枵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
之地居其維首謂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

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婆女為既
嫁之女織女謂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
星在婆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天以七
紀以二十八宿而七逢公殷諸侯居齊地
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婆女時非歲星所在
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吾是以譏之
為晉侯彪卒傳

齊惠嬖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十

晉古婁

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
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
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
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
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
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
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
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

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
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
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
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
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
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
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
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

春秋

稽古

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
 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
 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
 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
 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鉞音丕率所律反斷丁
 管反蘊紆粉反從去聲

施始

惠樂高謂樂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
 以說婦人言故多怨惡之惡陳鮑也遭子
 良醉而騁以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
 文子鮑國二子子旗子良彼傳言者先得
 公欲以公自輔助伐虎門以欲人公不聽
 故伐公門端委朝服四族樂高陳鮑何善
 言無善義可助樂高庸愈言罪惡不差於
 陳鮑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名斷三尺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十三

晉古婁

不敢與君同稷祀后稷之處莊六軌之道
鹿門齊城門樂施高強來奔高強不書非
卿利不可強謂不可強取蘊蓄也孽妖害
也莒齊邑子山于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
尾所逐羣公子私具不告公棘子山故邑
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與之夫子以子
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
于亭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于旗所

逐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詩大雅陳
錫載周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
之周徧桓是以霸謂齊桓公亦能施以政
霸公與邑辭讓不受也穆孟姬景公母傳
言陳氏所以興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
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

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鄭音梗視詩作示

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邱魯諱之

用人於亳謂以人祭殷社詩小雅佻佻也

言明德君子必愛民壹同也同人於畜牲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

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

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

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

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

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

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

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

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

卷和

和古楊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幾音紀推他回反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曰不自我先

晉平公卒如裨竈之言晉人辭之以禮諸侯不相弔故辭叔孫婣等如晉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也子皮以幣行謂見新君之贄幣必百兩言載幣用車百乘行用也不行必盡用謂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大夫事畢

左傳卷四十五 昭公 五 晉古婣

謂送葬禮畢斬在衰經以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逸書縱欲不能自克謂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高彊子良疾于公宮以在公宮被疾君親推之謂推其車而送之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詩小雅言禍亂不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幾音紀推他回反詩曰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幾音紀推他回反

晉平公卒如裨竈之言晉人辭之以禮諸侯不相弔故辭叔孫婣等如晉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也子皮以幣行謂見新君之贄幣必百兩言載幣用車百乘行用也不行必盡用謂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大夫事畢

謂送葬禮畢斬在衰經以既葬未卒哭故
猶服斬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
知患不能行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
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逸
書縱欲不能自克謂欲因喪以慶新君故
縱而行之不能自勝高彊子良疾于公宮
以在公宮被疾君親推之謂推其車而送
之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詩小雅言禍亂不

在他正當已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
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
寵

元公平公大子佐也熾炭以溫地也將至
則去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
惡無常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十六

晉古妻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侯雖弑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

土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禋祥

禋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

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厥憇地闕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

齊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十七

晉古書

歸用之

用之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嫌以聘事行故傳具之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

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聃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十六

晉古婁

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和古本
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振直良反感戶暗反亟欺冀反拯烝上聲
襄弘周大夫蔡侯弑君之歲謂襄三十年

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卽靈侯也弗過此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以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蔡復楚凶以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唯蔡於感以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殺蔡侯刑其士帥師圍蔡傳

言楚子無道獲罪於君謂殺父而立不能
 其民言不能施德也假手於楚謂借楚手
 以討蔡楚討陳遂縣之事在八年紂為黎
 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
 伐而克之五材力盡而敝之謂金木水火
 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
 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
 可復振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修好禮也泉邱
 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
 僚從之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
 子使助薨氏之筮反自祿祥宿于薨氏生懿
 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

又薨為彼反
 未筮初又反

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

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邱魯邑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邱二女自共盟也籓副倅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邱人女令副助之字養也似雙生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物事也

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殲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不書救蔡不果救蔡盈楚惡也美惡周必

春秋左傳卷四十五 昭公 三十一 晉書

復謂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為大梁後二
 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狐父晉大夫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
 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禮帶有結
 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視不過結會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
 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
 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

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禮

外反道音導

單子單成公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

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禮領會結帶

結也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為此年

冬單子卒起本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

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

左傳卷四十五昭公三十一

春秋
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
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
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
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國
不廢蒐謂蒐比蒲忌畏忌也殆其失國為
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天子于岡山申無
白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
悔之

隱天子蔡靈公之天子蔡侯廬之父五牲
牛羊豕犬雞王必悔悔為暴虐也

十二月單成公卒

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

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三

嘗五

無字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
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
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
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
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
蕭毫實殺子游齊渠邱實殺無知衛蒲戚實
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

稱古榭

不羹音郎掉君所知也徒弔反

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
不羹亭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祖
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
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城穀在莊三
十二年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
木水火土謂之五官元鳥氏丹鳥氏亦有
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三十四 晉古榭

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
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
專益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
可居朝廷鄭丹在內以襄十九年丹奔楚
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殺子游
在莊十二年齊殺無知在莊九年渠邱今
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蒲甯殖邑
歲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末大必

折折其本也此以樹木喻尾大不掉以畜
獸喻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偃高偃高偃高偃
陽即唐燕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
得國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同盟

定公使使往之

定公使使往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以言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書名謀亂故也

楚子伐徐

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晉伐鮮虞

不書將帥史闕文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三

齊下婁

和古相

眾也

因言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墉弗毀則日中而墉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

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將為去聲

墉比鄧反

為葬除葬道也游氏子大叔族執用以立用毀廟具也乃曰不忍教毀廟者之辭司墓之室有當道者以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

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七

晉古樓

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壙下棺
無若賓何不欲久留賓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
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
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通嗣君以宋元公新即位蓼蕭詩小雅義
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
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

賓也又曰宜且宜弟令德壽考言言

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壽
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懷思也宣揚也將

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
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天

晉行婁

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
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
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
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
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
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
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

春秋

釋名

也齊將何事公孫馯進曰曰盱君勤可以
出矣以齊侯出坻直疑反中去聲澠音

公如晉亦欲朝嗣君取郟之役在十年愁
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
書於策請免喪而後聽命以簡公未葬也
晉人許之謂之禮善晉不奪孝子之情穆
子荀吳淮水名坻山名澠水出齊國臨淄
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代更也伯瑕士文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三 晉書

春秋左傳卷四十五昭公三十
文伯壺何爲其以中僞言投壺中不足爲
僞異齊弱吾君欲與晉君代典是弱之齊
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
所事使齊大夫傳言晉之衰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
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
夫成虎懷寵也

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于若敖

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託討若
敖之餘成虎懷寵解經所以書名

六月葬鄭簡公

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經書五

月誤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三十

續古樓

春秋 卷四十五 昭公 三十一

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肥白狄也繇皋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為下

晉伐鮮虞起

周原伯綏虐其與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與入逐綏而立公子跪尋綏奔郊

原伯綏周大夫原公也與眾也曹羣也跪尋綏弟郊周也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

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鱣丁酉殺獻天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

陽子 過平聲鱣音猷

甘簡公周卿士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悼公即過鱣平公過劉獻公天子之傅瑕辛以下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

春秋 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三十一 晉古婁

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媿也

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懋謀季氏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

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
 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
 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
 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
 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
 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
 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
 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

春秋

稽古樓

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
 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
 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
 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
 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
 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
 為怨府費音秘頗普何反湫子小反思去
聲倡和去聲供九川反養餘亮反
 季火左傳卷四十五昭公三三嘗古婁

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子仲公子慙室
季氏家財更代也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
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悼子季
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
在平子爲卿之前更受三命謂十年平子
伐莒以功至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
爲三命欲構使相憎也三命踰父兄言昭
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使昭子謂使昭子

自貶黜叔孫家禍在四年聞命言因亂討
已不敢辭著位次頗偏也慙子仲介副使
也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過之而歎謂鄉
人過蒯而歎也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
之貌家臣而君圖謂家臣而圖人君之事
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言今
有此人微以感之枚筮之謂不指其事况
卜吉凶遇坤之比坤上坤下坤坤下坎上

比坤六五爻變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外
強內溫以坎險故強坤順故溫強而能溫
所以爲忠和以率貞謂水和而土安正和
正信之本也不得其色言非黃也不得其
飾不爲裳也不得其極失中德也外內倡
和不相違也率猶行也三德謂正直剛克
柔克也非此三者不當言非忠信善不當
此卦大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

何事欲令從下之飾參成可筮謂參美盡
備吉可如筮有關謂不參成將適費南蒯
自其家遷適費圍生之杞言南蒯在費欲
爲亂如杞生於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
杞也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
尊鄰猶親也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平子
使逐叔仲欲以自解說也不爲怨府言不
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
 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
 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
 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荊州筮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
 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
 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
 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

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
 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
 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
 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
 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
 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
 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
 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
 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援于春反雨去聲從去聲分扶問反共音恭羹

音郎鍼音戚秘音祕索所白反招音昭祇音祇情一心反

狩冬獵也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蕩侯以

下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秦復陶秦所遺羽

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

執鞭以出謂執鞭以教令析父楚大夫子

革鄭丹夕莫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也能

釋楚始封君也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王

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

父周公子伯禽康王成王子四國齊晉魯

衛分珍寶之器荆山在新城沔鄉縣南桃

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齊王舅以成王母齊大公女也伯父昆吾

以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

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四國陳蔡二不羹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請命謂請制度之命與王言如響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吾刃將斬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倚相楚史名典墳邱索皆古書名穆王周穆王肆極也謀父周卿也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

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獲沒不見篡弑悒悒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度如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淫之心不食不寐深感子革之言克勝也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肥役在此年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五

昭公

三十九

晉左傳

